

鬼吹灯

【同尺】

大全集3

因为一个神秘的银质棺材，考古学家夫妇及其随行的一支考古队在考古探秘途中神秘失踪，他们的儿子，一个从小具有阴阳眼异能的奇人，为了寻找失踪的父母，与倒斗界的精英一起踏上了寻踪探秘的惊险旅程。

从四川到云南，再到江西，从上古悬棺、焚人墓道，到抚仙湖、食人鬼潭，从清水镇的槐树林、清官渡基塔，一直到横滨的湖底鬼城、泰国的圣僧寺、尼泊尔的退暑小镇……几番出生入死、险象环生。

最终，谜团被层层剥开，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惊世骇俗的秘密！

步步悬念，高潮连连，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眼看泰山压顶，大限将至，最终是否能化险为夷，否极泰来？

上架建议：盗墓·畅销·小说

ISBN 978-7-5496-0414-2



9 787549 604142 >

定价：35.80元

“没什么，我怕你把这几张钱又碰下去了，我把它们拿远点，一会儿好晾干，你信不过我，还信不过阿生吗？”罗毅陪着笑脸说道，他的烟钱可有着落了。

刘刚又看了看我，这时，我眼角的余光看见水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很快地碰了刘刚的手一下，刘刚突然失去了平衡，甚至一句话都来不及说，就掉下了水，在水面上留下了一圈大大的水纹。

我和罗毅连忙走到礁石旁向下望去。礁石旁边的水并不深，最多两三米，可刘刚过了十几秒都没有冒出来。即使有月光照着，水下也黑漆漆的看不清楚，我和罗毅这时都有点紧张了，但是为了不吵醒哨卡里的兄弟，我们都只是小声地呼喊，毕竟我们是战士！但是，我心里的不安却越来越深了，看了眼罗毅，他的脸色也很凝重。

“哗啦”一声，正在我和罗毅等得心焦的时候，刘刚冒了出来。这时候，不知道是不是巧合，一朵乌云又遮住了月亮。

“呼，你小子，刚才鬼故事还没听够啊？还想吓我们？”罗毅大大地松了口气，把手伸过去想拉刘刚上来，但是这时候，我心中的不安却迅速地扩大了，总觉得有哪里不对。

对了，我脑袋里灵光一闪，从刘刚冒出来到现在，他都没有说过一句话！以他平时的火爆性格，这时候一定会骂两句的！我的心立刻揪紧了。

“小心，别过去！”我情不自禁地大喊，声音大得超乎我的想象，远远地传了出去，哨卡的灯立刻亮了。可是，已经迟了，刘刚的手僵硬地抬起来，抓住了罗毅！

罗毅被刘刚抓住手臂，还来不及反应，就被向水里扯去，我忙跑过去一把抱住罗毅的腰，左脚用力地抵在礁石上的一个凸出处，罗毅也奋力地挣扎着。这时，哨卡的探照灯打了过来，在那一刹那，我看清楚了此刻刘刚的脸。

刘刚的脸变成了青灰色，黑色的眼睛死死盯着罗毅。那是一双怎么样的眼睛啊，我完全无法形容，仿佛有无数恶毒怨恨藏在里面，这个生物绝对不是刘刚！起码不是以前的刘刚！

“水里的鬼，会把人当鱼来钓，那鬼钱就是水鬼的饵，被钓上的人，就是替死鬼！”我猛地想起虎子以前扮大仙吓女孩的时候说过的一句话。

“快，快把刚才拿上来的钱扔回水里去！”我紧张地大喊。

罗毅估计也发现了刘刚的不对，知道这时情况危急，左手连忙从口袋里把刚才那五张钱扔了出去。奇怪的是，那五张钱进水就不见了，我连忙又向刘刚望去。

刘刚并没有松手，只是力量小了一下，然后又开始继续向下拉着罗毅。眼看着罗毅一点一点地被拖向水里，我却一点办法也没有，虽然不知道水里有什么，但是我知道，只要一下水，罗毅一定会没命！

远处传来脚步声，但是，快来不及了，罗毅的大半个身子都已经在水面上了！我感觉我快抓不住了，但是刘刚的力量却一点也没有减弱！

“快救我！快救我！我不要被拉进水里！”罗毅的精神已经快崩溃了。

突然，他好像想起什么，猛地拔出大腿上的手枪，用嘴巴弄开保险，立刻就向刘刚开枪

她儿子，怎么的也应该有点这方面的天赋和知识吧？”

一听这话，我就想起刘刚的事，小时候的记忆虽然不怎么清楚了，但是那一只只水鬼的手，也不知道是真实的，还是幻觉，现在我总算明白自己为什么有点与众不同了，就是不知道妈妈的阴阳眼哪来的。

后来我们又聊了不少话题，临走时，我问虎子：“你相信世界上有鬼吗？”

因为喝了酒，虎子想都不想：“这东西估计没人说得清。鬼，我是没见过，粽子倒是见了两个。干我们这行，这些东西，不可不信，当然，也不可全信，自古猛鬼怕恶人，只要你不要主动去惹它，真要有鬼，来一个打一个，不就结了。人怕鬼三分，鬼还怕人七分呢！”

最终，我还是没答应当个猎宝者，每次一想起海水，我就会想起刘刚那吓人的眼神和诡异的笑容，这大海，实在是太诡异了。

第二章 悬棺

这天早上，我刚吃完饭，门铃响了，打开门一看，居然是个金发碧眼的老外，大概四十多岁的样子，身材比较瘦，还带个金丝边眼镜。

“你好，我叫保罗·克鲁斯，你可以叫我保罗。请问你是殷离尘先生的儿子吗？”刚坐下，保罗就问道。

“是啊，请问你是？”我一阵奇怪，还真是来找我的？

“是这样的，你父母一直都是我们联合国下属古文物探索与保护组织的成员，这些年来，他们在世界遗迹的探索与发现上做出了很大的成绩。由于他们工作的地方都比较险恶，我们每个月都会保持至少两次联系，但是这个月，我们没有收到他们小队的任何回复，现在已经又过了一个星期了，我们没有任何有关他们下落的线索，所以想问一下你是否能提供一些线索。”保罗的话犹如晴天霹雳，直接把我击晕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保罗的讲述中，我终于知道了事情的原委。我的父母不知道由于什么原因，一向都是参加世界考古，很少在国内参加首批考古探察。这次他们考古组织的一员，在一座公海的沉船上发现了一个奇怪的银制小型棺材，我的父母研究后，也不知道出了什么状况，就直接带队进入内地，进行首批考古了。

由于他们有多年的工作经验，又是那个考古队的领队，所以所有的研究资料都在他们那里，甚至连保罗都不知道他们的目标是什么，我父母说要等一切有了结果再说。他们最后一

次联系是上个月，我父母还在四川，说已经有了重大进展，然后就没有了任何的消息。

保罗的手上只有一张那个银制小棺材的照片。我仔细地看了看，这是个奇怪的小棺材，只有半个巴掌大，形状如船，头大尾小，这样的形状，一般是悬棺才有的啊。棺材上面有着三道奇怪的裂痕，看起来像爪印。

尽管心急如焚，但是部队培养出来的功夫让我沉静了下来，忽然，我脑海里闪过参军前父亲那次奇怪的举动，这棺材，和当时他掩饰的那个外表好像，难道这其中藏有什么秘密？

不过我多了个心眼儿，装作什么也没看出来，叫保罗留下了一个联系电话，然后说有消息再和他联系。估计唯一能让我安心一点的消息就是父母这次走的时候带了几盒压缩饼干和牛肉，只要没有丢失，有水有空气，一顿吃一片的话，应该可以生存三个月。

保罗走后，我跑进父母的房间，翻箱倒柜地搜索了半天，也没能找到父亲藏的那个银质小棺材，看来父亲转移地方了。

我在书柜旁找到了我父亲的日记，在最后一页发现了几张估计是父亲手绘的棺材图片，那图片和照片上的大同小异，下面还凌乱地涂了些莫名其妙的符号和几个地名，有什么麻塘坝、黑竹沟、兵书宝剑峡、夔王山什么的。不过这几页看来也是草稿，图片很凌乱，地名也是东一个西一个，看来父母也没有确定的目标。最奇怪的是，最后一页居然是一本都市小说中的一章，我记得父亲不喜欢看小说的啊。笔记本的背后写着“六六大顺”。看来，主要的资料都被父亲存在他的手提电脑里了。

我想了想，觉得单靠自己没法找到父母了，不过既然虎子说母亲和明爷爷以前是一起倒斗的，那明爷爷极有可能知道父母的去向。

来到明爷爷家，没想到虎子这家伙也在，明爷爷的脸色看起来不怎么好，我正要开口，明爷爷摆了摆手，止住了我要说的话：“阿生啊，你的来意我已经知道了，虎子也是为这事来的。这次，虎子他爷爷和你父母是一起去的，结果也没有回来。”

“那爷爷您知道他们去哪了吗？还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急切地问道。

“我也不知道。你妈妈去之前只和我说要去考古，估计和悬棺有关系，然后就没有消息了。本来我是不赞成他们去的，内地那些神秘凶险之地的恐怖绝对远超所有人的想象，可是你爸爸这次好像铁了心，非去不可，拦都拦不住。唉！”说到这儿，明爷爷长叹了一口气。

我有点奇怪，爸爸一向不是很听妈妈的话吗？这次怎么会这样？难道真的是因为那银质棺材？这件事有点奇怪了。我考虑了一下，不得要领，于是只好把父母的笔记本拿了出来，顺便告诉了明爷爷从保罗那听来的消息，也把棺材的事提了下。

明爷爷说他没听说过这银质棺材的事，又看了看笔记本，沉吟了一下，说道：“只有三个月啊？阿生，看来有些事情需要告诉你了，其实，你妈妈和我，还有你胡叔叔以前都是倒斗的。”

“这个，虎子已经告诉我了。”我打断了明爷爷的话，说着，撇了眼虎子，不过他根本没注意，一脸焦急地等着明爷爷说话，虎子也很在乎他的爷爷。

“哦？这样也好，其实我一直知道你喜欢风水、周易这些东西，可是，你不知道盗墓的风险有多大。”明爷爷说到这里，有些唏嘘。

接着，明爷爷给我和虎子讲了一些他们之前盗墓的经历，尽管没有亲身经历，但是我和虎子还是被其中惊心动魄的过程深深地震慑了。

明爷爷休息了一下，接着说道：“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和你父母不愿意你再接触这些东西的原因。不过，看来真的是天命难违啊。”

明爷爷又定定地看了我一会儿，看得我都有些不安的时候，才问道：“阿生，你想不想救你父母？”

“当然想了，明爷爷，你怎么这么问？”我有点奇怪了，哪有子女不想救父母的。

“如果因为这个你可能陷入危机之中，甚至丢掉性命呢？”明爷爷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难道，他想叫我自己去找父母？

“百事孝为先！不管怎么样，我都要救我父母，明爷爷，您就说吧。”我说道。

“唉，本来是不用你们这些小崽子去的，但是，我估摸着，真要找到你父母，可能还非你不可！”

我蒙了，这怎么回事？

“你知道为什么你从小就能看见奇怪的现象吗？其实那是遗传自你母亲。”明爷爷的话给了我巨大的震惊，原来，我的能力果然是遗传的。

“你知道‘科学教’吗？”不等我回答，明爷爷接下去说道，“‘科学教’是美国的一个大型教派，他们信奉‘通灵术’，你的外公和外婆就是这个教派的信徒。他们在你妈妈刚一出生的时候，就将你妈妈放置在一个与外界隔绝，带有空气净化设备的玻璃罩中，直到你妈妈两岁为止，这样避免了她受到空气的污染和影响，使得你妈妈的神经非常敏感，可以感应到一些正常人感知不到的东西。”

听到这里，不但我震惊了，连虎子也瞪大了眼睛，真没想到我妈妈的异能是这样来的！

明爷爷继续说道：“你妈妈后来成了孤儿，我就把你妈妈收养了下来，并且认你妈妈做了干女儿，你妈妈也不止一次地救过我的性命，我把她视如掌上明珠，尤其是和干尸、棺椁这类阴气十足的东西打交道的时候，总是要把你妈妈带在身边。”

“而你和你妈妈一样，都拥有‘阴阳眼’，本来在一定范围内应该是互有感应的，可是你的能力曾经被封印过，也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用。”明爷爷担忧地看了我一眼。

“没问题。”我把上次“水鬼”事件和最近感觉到的一些东西告诉了明爷爷，旁边的虎子听得目瞪口呆。

“唉，该你面对的，始终跑不掉，本来我和你父母都想让你不接触这些事情，安安稳稳地过一生，甚至连你当兵，你母亲都求我把你安置在相对安全的香港，没想到你还是卷进了我们这个世界来。”明爷爷一脸感慨。

我能在本地当兵是妈妈求的？以往十几年和父母的点点滴滴都涌上了心头，我的眼眶有

点湿润了。

接下来，明爷爷又告诉了我很多事情以及禁忌，甚至把胡叔叔连夜传真过来的一份《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也交给了我，叫我好好钻研。我不管保罗他们准备怎么营救我的父母，但是身为子女，我一定得做些什么。

第二天一早，我和虎子就乘飞机直达成都，一走出机场，就看见一块大大的牌子高高举着，上面写着“殷阳生”。

举牌子的是一位大约三十多岁，身高一米九几的大汉，看来他已经看过我们传真过来的照片了，见到我们，直接迎了上来。

走得近了，我才发现，这大汉皮肤比较黑，五官线条硬朗明快，浓眉大眼，肌肉特别结实，乍一看就是个“猛张飞”。我一米八的身材，在普通人里面已经算高的了，居然只到这人的肩膀多一点，论身板起码比他小上一圈！至于虎子，在他面前就像一只小鸡。

“你们好，我叫张天，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我定了间房，我们一起吃个午饭再详细商量一下。”张天操着蹩脚的普通话和我们说道。

我听明爷爷说，这张天从小就对倒斗和机关情有独钟，这才三十岁，就已经参加过不下二十次倒斗了，可谓经验丰富。

我们一起到了一家宾馆，草草地吃了点，就赶紧回了房间。不过一顿饭下来，我们和张天的关系已经熟络多了。

由于事前已经联系过，明爷爷和胡叔叔也说这人值得信任，叫我们多听他的意见，我们就把这次的事情详细地说了出来，顺便把几个目标地也说了出来，最后通过研究和讨论，决定先去宜宾珙县的樊人悬棺聚集地看一看。

由于不知道会遇见些什么，所以这次我们准备的工具很齐备，带有全球GPS定位系统的探险专用手表、探险专用背包、防毒面具、军用通话系统、探测仪、压缩罐头、蛇毒清等解毒药，我甚至还带上了胡叔叔邮递来的摸金符。

张天看了我们准备的东西，摇了摇头，只说有些事情不是准备好就有用的。他准备的东西就比较奇怪了，洛阳铲、德国工兵刀、糯米、黑驴蹄子、黑狗血，两把来福枪和一把微型冲锋枪，甚至还有两包炸药，真不知道他哪里搞来的。

我们坐了三个多小时的车，终于到了宜宾，然后转车到珙县，又徙一公里多才到麻塘坝。到达麻塘坝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于是我们决定先住一晚上，明天一早开始打听樊族首领悬棺可能存在的地方。

第二天，我们先是四处游历了一会儿，然后到附近的导游区打听是否有父母的线索，没想到一描述我父母的长相，还真有一个导游说大约一个月前，确实是有这么一队十个人的考古队来过这里，不过最后不知道去哪了。这条消息让我和虎子大为振奋，以我父母的性格，每到一个地方，一定会考察一番才走的，所以极有可能就困在了这里的某处。

我们装作很有兴趣地向当地人询问这里谁家的老人知道的传说最多，但是一上午也没有

找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中午回到旅馆吃饭的时候，我们也随口问了下老板，这附近哪家老人知道的传说最多，没想到线索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原来这里最老的一位姓何的老人家独自一人住在麻塘坝东边的树林里，听说这位老人还有可能是夔人后人，有好几拨人都采访过他，他的孙女小丽就在这家旅馆打工。

我们摸了两百块钱出来，老板立刻把小丽叫了过来。说明了我们的来意之后，小丽爽快地答应了，扔下手里的工作，就带着我们向她爷爷家走去。

夏天的天气变得比翻书还快，刚走进树林，冰凉的雨点就透洒下来，天色暗了很多，树林深处阴风呼啸。我们在树林中的路上还遇见了一伙人，大约五六个，为首的家伙脸上有道刀疤，一脸的剽悍，怎么看也不像是一般的游客。这时张天拉了拉我的衣服，小声地说了句：“同行。”我一下子就明白了过来。前面小丽的脚步也顿了顿，不知道她听见没有。

来到小丽的家，小丽说她爷爷现在腿脚有些不方便，一般都在里屋呆着，我们也跟着走了进去。里屋的光线有些昏暗，我就着窗外的光线，向坐在摇椅上的老人家看了过去，突然心里一突。

老人身穿一件很古旧的奇怪衣服，拄着拐杖，满脸皱纹，深陷的眼窝里一双浑浊发黄的眼睛发出诡异的寒光，似笑非笑。

老人的声音也异常奇怪，口气空洞而怪异，令人头皮发麻。

我们先是天南地北地聊了很多关于夔族的传说，然后，我慢慢地引导着老人向夔族先人酋长的悬棺方面聊去。夔人祖先中最出名的酋长是助周王的卜漏。没想到老人很谨慎，一提起夔人以前酋长的悬棺，眼里先是寒光一闪，接着就全和我们说些不着边际的话，我们问了半天也没有问出什么线索来。

“那个老头有问题，他一定知道些什么。”回到宾馆，关上门，张天在门外左右看了看，然后沉声说道。我也默默地点了点头，虽然不知道哪不对，可是那老人身上有股死气，仿佛有很多冤魂在他身边一样，让我不想靠近。而且回来的路上我发现，小丽的身上也有很重的死气，这真的很奇怪。

第二天，我们三个人轮流监视着何老头，另外两人麻痹着何丽，不过老头没有任何动静，反而是在树林里，我们又一次遇见了刀疤脸一伙的人，看来他们打的主意和我们一样。

到了第三天，我和张天正在吃晚饭的时候，虎子的电话打来了，他的语气有点激动：“那老头出屋了，你们迅速过来！”

我们叫虎子先跟着，然后带上东西就向小屋跑去，完全没注意到何丽已经不见了。

靠着通信器和全球通信系统联系，估计走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在一处小山凹处见到了虎子。

“怎么样？那老头呢？”我左右望望，这里位置比较偏僻，只有两三座小山样的小土包，怎么看也不可能是有坟墓或者悬棺的样子。

“不清楚，刚才我见刀疤脸一伙也在跟踪，就没敢跟近了，只是远远地吊着刀疤脸他

们，不过走到对面那个小山背后，他们就都不见了，我不敢贸然跟进，只好在这等你们。”虎子指着一座稍微大一点的小土包说道。

这小土包说是山还真是勉强，最多只有七层楼高，上面的石头也是普普通通的，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这里的风水怎么样？”我转头问虎子。

“这里地势平缓，根本没有风水可说，别说大干龙的龙穴，就是支龙和小干龙的龙穴也不可能在这里，而且撇开这个，依照楚人的风俗，也不可能进行墓葬的。”虎子明白我的意思，直接否定了我的想法。

“不是墓穴，这么神秘的样子，难道是藏宝库？”我自言自语道。

“别管这么多了，我们先找找是不是什么地方有通道。”

这方面张天是专家，不一会儿，他就在一处巨石后面的缝隙中发现了一处机关，手一按下去，旁边的一块石头就向旁边移了开去，露出一个半人高的洞来，我们立刻闪身进去。刚进去不久，“轰隆”一声，后面的石头掉了下来。张天过去打量了一下，说找到了开门的机关，我们便放心地向前走去。

通道大概有两米高，也不知道古人修这么高的洞用来干什么。

洞里有点黑，我刚想把手电打开，张天挥手阻止了我，我突然明白过来，前面可还有刀疤脸一伙呢。于是我们只能靠着岩缝中漏进来的阳光，小心地前进着。

这通道一直向下，我估计怎么也在地下快三十米了的时候，前方突然出现了一条横着的路，看起来比我们现在待的通道宽很多。我和张天仔细地观察了一下，与通道不同，这条路时上时下，时左时右，高低不平，没有人工修饰的迹象，看来是天然形成的岩洞。

“走哪边？”我小声地问张天，张天拿手电照了下地面，然后带头向左边走去。

走不多久，前面居然出现了两条通道，而且张天说两边都有人走过的痕迹。这下我们犯愁了，到底走哪边呢？

虎子把他的罗盘拿出来算了半天，也没敢肯定说走哪边，毕竟这里没有明显的风水可说，而且他的风水学也是个半调子，我的阴阳眼也没有任何恢复的迹象。

于是我们决定还是继续走左边，就在我们刚要迈入左边通道的时候，我忽然觉得右边有什么东西在窥视着我们，我立刻把手电打开了过去，结果什么也没发现。

“怎么了？”张天也望向右边道通问道。

“不知道，我刚才觉得右边有东西在窥视我们，也许是错觉吧！”我也不是很肯定。

张天很认真地看着我说：“我张天这辈子进过的墓少说也有一二十座了，见过不少稀奇古怪的事，我说一句话，你们可得记住了，这墓里头的事儿，有时候不能用现在的科学来解释，我也听说你有‘阴阳眼’的能力，既然你说有东西，那多半错不了，我们走右边。”

被张天这么一说，我和虎子也紧张起来了，都紧了紧手里的枪。我和张天一人拿着一把来福，虎子比较瘦小，拿着微冲。

由于现在在地下，没有岩缝漏光了，我们也只能把手电拿了出来，仔细地照了照右边的通道，然后才小心地走了进去。

进去没走几步，就是一个大的弯道。刚转过弯道，张天立刻挥手阻止了我们前进。“什么事？”我问道，手电也打到张天的脸旁。在手电的照射下，张天的脸惨白惨白的，怪吓人的。

只见张天耸了耸鼻子，说道：“这空气味道不对，有股子淡淡的臭味，好像是腐尸的味道。”我和虎子也大力地吸了吸鼻子，却什么也没有闻出来，虎子还把手电不断地扫向前方，什么也没发现。

又小心地向前走了一段路，我也闻到了一股怪怪的味道，虽然不是很强烈，不过可以闻出来是腐尸味。

这下我也觉得不对了，别说藏宝库里不会有这么股味道，就是一般的坟墓里也不可能有这么强烈的味道！这么远都能闻到，前面的尸体绝对不止一两具！我立刻招呼他们停下来，退回转弯处，把景区地图拿了出来。

“根据这景点地图，我们是从这里进的洞穴，现在应该在这里。”我指着地图上的一角说道，张天也赞同地点了点头。

“这附近是什么地方？”我问道。

“看，这个点，应该是老鹰岩，离我们这里直线距离不超过一里。”张天指着地图上的一个地点说道，“虎子，这两天你去老鹰岩观察过没有？”

“有啊，不过只是在附近看了看，以风水学来说，那地方不可能有龙穴的啊。”虎子立刻接话道。

“燹人的棺材都是挂在岩顶的，可能他们讲究的风水和我们传统的不一样，也许不是看地理风水，而只是看山顶的小风水呢？你去山顶看过没有？”张天问道。

“这个倒是没有。”虎子呐呐地说道。他的风水学本来就是个半调子，顿时没了底气。

“这样说来，如果这条道不转弯，就是直通向老鹰岩下面？”我又拿着手电照了照地图，对了，老鹰岩！燹人崇拜的图腾中最著名的就是“太阳鸟”，会不会和这老鹰岩有关？

我把我的想法和张天、虎子说了一下，他们也都觉得前面是墓群的可能性比较大，我们的心里反而安静了许多，要真是藏宝库，那和我父母估计就没多大的关系了。在把地图收起来的时候，手电的光不经意地滑过我们头顶，我忽然发现我们头上有个圆圆的东西晃了一下！

难道有什么东西一直跟着我们？我的汗毛都立了起来，反手一枪就朝上面射去，张天和虎子也立刻把枪瞄准了上面。

“啪”的一声，一个圆圆的东西掉了下来，我们连忙闪开。我拿手电晃了一下，居然是个钢盔，同时头上传来一阵惊惶地叫声：“别开枪，别开枪！”

“你下来！”我们大大地松了口气，是人就好。

“我告诉了，但是你认为有用吗？就像我现在告诉了你们，你们难道就不继续下去？越大的风险伴随着越大的收益，一般来说，这样的地方如果有坟墓，多半没被人盗取过，古代盗墓的可比我们现代的讲究多了，有点见识的，一般都是不动封灵穴的，因为怕被诅咒。现在可没那么讲究了，我这人胆小，见劝不住他们，就只好自己留下来把风，顺便等着接应下他们了。”耗子故作感叹地说道。

“好了，别鬼吹了，你是不是发现了这个才不敢进的？”张天指着一处说道。

我走过去，只见墙上有一个印子，一看就知道是摸金符印上去的，因为和我现在带着的这个穿山甲爪子完全一样！这印子下面还刻了一个奇怪的符号，看起来像是骷髅，但是又不完全是，离得近了，还可以发现那上面有些黑色的、像污痕一样的东西。

“那是警世语，我们摸金一门，在发现极端凶险的坟地时，如果能逃出来，那么就要在比较安全的地方留下这么个印记，以警示后辈同行。如果是已经倒斗成功的，则会在这里印下两行印记，并戳三个洞，表示已经倒斗成功了。不过这规矩遵守的人很少，只是在老一辈的口中听说过，我也是第一次看到。看这黑斑，多半是血迹，时间看来比较久远了。”张天继续说道。

耗子显然想不到我们几人中居然有人知道这么生僻的符号，脸色微微地变了变。没想到差点让这家伙忽悠了，什么“三才锁灵”，去他的！不过我也不想现在就把关系搞得那么僵，于是岔开话题道：“耗子，你刚才怎么待在上面？上面难道有岩洞？”

“嗯，是啊，上面有个洞，我也是偶然发现这凹痕可以借力的。”耗子看我们这行不是愣头青，也不敢再忽悠我们了，老老实实地回答道。

“上面的洞是什么样子的？是人工的还是天然的？”张天忽然对这洞感兴趣起来。

“这个我倒没注意，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好像是人工的，空间大概可以蹲下两个人。奇怪了，这里挖个洞干什么呢？难道有什么秘密？”耗子似乎也被点醒了。

“你们看着这家伙，我上去看看。把探测仪给我。”张天拿到探测仪就爬了上去。上面先是传来探测仪细微的“嘀嘀”声，不一会儿，又传来一阵泥土掉落的声音。这时候我们三人都凝神闭气，觉得空气都凝结了起来。

一会儿，张天拿着一包东西下来了：“给，上面有个洞，被这包东西堵上了，看来年代有点久了，这包裹前面都有土块了。”

我一摸，果然，还是亚麻布的，打开一看，里面有一把镐子、一把铲子、一个带爪子的铁手套，还有一些腐烂的衣物和一些奇怪的东西，看起来像是什么工具，里面还有一团碎屑，我估计以前是纸张。

张天和耗子也过来看了看：“看来这也是位摸金前辈的，这些东西全是开锁和机关需要用到的，只是不知道是不是和留言的是同一位，而且，搞不懂他为什么要堵住这洞口。”

我们想了半天，也没想通堵洞口的原因。这时，我们面临两个选择，一是顺路走，二是顺着上面的盗洞走，大家都不敢决定到底怎么走。

我突然想到，既然耗子在这里，那么刚才我在分岔口感觉到的目光就不是他的，那会是谁的？

“耗子，刚才你去过洞口，也就是分岔口吗？”我问道。

“没有啊，我一直待在这上面，哪儿都没去啊，悍哥其实也是有点信我的，可他下面的毛头崽子们都不信邪，悍哥叫我等他们两个小时，如果到那时候他们还没出来，就叫我自己逃生。”耗子认真地说道。

“那刚才除了我们，还有人过来吗？”

“没有啊，一直就我一个人。”

“你确信？”

“当然了，刚才这里一直安静得可怕，连老鼠都没有一只，我就是一个人有点害怕，听见你们的声音才冒出头来看看的。”耗子也被我们说得心里有点虚，眼神都有点不对了。

没人过去？我和虎子、张天对视了一眼，眼里都有了丝丝的不安。

第三章 鬼打墙

听耗子这么一说，我们才发现，真的，自从我们进来这里之后，连一只老鼠也没见到，别的昆虫也一只都没有，这绝对是不正常的！一般来说，这种洞穴中怎么都应该有一些这种小东西的。虽然说大凶之地，生灵避易，但是这才刚到巷道中，再厉害的凶地也不可能波及这么远吧？

张天叫我们别说话，大家静静地一动也不动地站了一会，果然，除了我们的呼吸声外，什么声音都没有。

“你们刚才有派人去左边那条路吗？”我问道。

“没有啊，我们刚才跟踪那老头，只在右边这通道口发现了他的脚印，所以也就跟过来了，别看那老头腿脚不怎么利索，可走起来还真快，我们进来后一直没看到他的影子。你们到底怎么了？”耗子没搞清楚状况。

左边刚才没有痕迹？张天和我都惊讶地互望了一眼，我们可是检查过的，两边都有脚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这家伙在说谎？我扫了眼耗子，见他一脸紧张地望着我们，不像是装假的，那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我们走盗洞吧。”我终于决定了，张天也点了点头，这事情有点不对，难道在耗子他们之后，我们之前，还有人来过？那我们的背后，是不是也跟着人呢？虎子自然是支持我

位前辈挖洞出去了。

这时我大体能猜到为什么不善于阵法的夔族人居然会拥有这样的阵法了，如果这墓主真的是周朝过来的话，那么一切都有了答案。周朝的姜尚姜子牙可是阵法大师，那么，这公主还是郡主手下有一两个会阵法的人也不足为奇。

由于怕迷失或者踩中机关，我们不敢在石笋阵中寻找出口，而是直接穿越了石笋阵，来到了主厅。我们先在石壁那里四处找了找，又用探测仪扫描了一下，没用，全是实心的岩层，最起码也超过了一米的厚度，因为我们的探测仪只能探测一米。

望了望那棺材，虽然按照一般的例子，棺材下面很有可能通道，但是那里一般来说也是最凶险的地方，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去碰这东西。

虎子不听我的劝告，嘟囔着道：“不开棺，我们移开棺材总行吧？”说完便走了过去，用力地推棺材，可怎么也推不动。他叫我过去帮忙，我走近一看，才发现下面的棺材居然已经长出了一根根的根须，牢牢地抓着岩石上那根本不多的土壤，甚至深深地插进了岩石内。

这下虎子也傻眼了。开棺？别开玩笑，他的胆子也不见得比我大多少，我们又向前走，小心地来到了刚才的“粽子集中房”。里面果然已经一个粽子都没有了，只剩下门口那堆不成人形的尸体，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打死我都不信那堆像破布一样的东西就是几十分钟前还和我们有说有笑的耗子。

我先去把耗子掉在地上的来福枪拾了起来，装上弹药，然后就开始搜索起这间墓室来，结果依然一无所获。虽然外面的那个大溶洞那里肯定有通道，何丽和何老头估计就是从那个通道进来的，但是我们哪有时间去找？外面可有一群怪鸟等着食物呢！迫不得已，我们又回到了主厅。看着正中央的棺材，我的心里一阵阵地发虚，难道，我们真的只能开棺？

第五章 千年女尸

我望了望虎子，他紧张中带点期待地点了点头，又望了望张天，张天也沉着脸缓缓地点了点头。

棺材钉得非常紧，一共钉了十一根钉子，上面七根，四角横着四根，这种钉子叫做七星镇魂，是专门用来封印厉鬼的，我们费了好大的劲才把钉子拗开。

棺盖很厚，我们互望了一眼，然后深深地吸了口气，一口气把棺盖掀了开来，没想到这棺盖还真沉，而且翻转的棺盖上有许多道爪痕。

我们小心地拿着武器等待了一会儿，见没有什么反应，于是一步一步地来到棺前，小心

地望了进去。没想到棺材里的尸体居然是个绝色美女，青丝如瀑，看起来一点都不像是死了的样子，反而像是在熟睡一般，真是可悲的女子。

我下意识地向她的手看去，十指葱葱，白嫩如玉，一点也不像是拼命挖过棺盖的，这太反常了！

“不老木可以调节人体机能！”我的脑海里响起耗子说过的话，难道不老木调节机能的能力强悍如斯？虎子和张天也震惊得说不出话来。

忽然，我发现这美女的头下面似乎有什么东西，发出淡淡的幽绿色光芒，我和张天、虎子说明了一下，他们两人在后面帮我把风，我小心地把手伸向了美女的头部，上半身几乎都弯进了棺材里。

我右手速度地摸到了美女的头下。圆的，约莫大拇指般大小，这是什么东西？难道是宝石？我刚动了一下，没想到美女的眼睛突然睁开了，我吓得一哆嗦，身子向下一沉，脸离她的脸只有十厘米不到了。

“阿生，怎么了？没事吧？”虎子紧张地问道。我向后挥挥手，这时候我可不敢说话，万一惊动了她，那可就完了。她也没有别的动作，只是平静地看着我。

突然，我发现美女的体表开始出现淡淡的白色细毛，很细很细，可是我的心却差点跳了出来，这美女要尸变了！而且渐渐的，她的眼神变了，里面冒出了愤恨的神情。得赶快跑！

我正准备把身子撤出棺外的时候，突然，地下传来一阵剧烈的震动，我一个没抓稳，上半身直直地栽进了棺材！

嗯？这是什么感觉？柔柔的，软软的，我用双手把身子撑起来才发现，天啊，我刚才直直地吻在了这艳尸的唇上！而艳尸也停止了尸变，白毛褪去，愤恨的表情渐渐淡去，眼里闪过一丝羞涩而幽怨的神情。羞涩？天，我不会产生幻觉了吧！

忽然，美女的手臂环住了我，我吓了一大跳，右手一抽，把那宝石样的东西拿了出来，身子也撤出了棺材，没想到这艳尸居然非常地轻，也被我直直地带出了棺材，跌在我身上。

早就守在旁边的张天和耗子看到这情形也傻了，我们的枪都是大威力的，他们也不敢在这种情况下开枪，张天连忙把枪放下，摸出工兵铲就想上来帮忙。

这时，我发现艳尸眼中闪过一丝奇怪的神情，然后，突然发出一阵耀眼的白光，她的身子如灰尘般一点点地消失在我的怀抱里。我心里涌起莫名的伤感，左手向她的手抓去，可惜什么也没有抓到。恍惚间，我似乎听见心里响起一个柔柔的声音：“妾名姬雪，多谢取出锁魂珠，祝君好运！”

“姬雪！”真是个人人可怜又可敬的女子，经历了夫死、活寡、活埋那么多的伤心事，如果是一般人，早就变成厉鬼了，可她仍然宁愿消逝于天地之间，也不愿意成为僵尸而四处害人。

我怔怔地看着左手，这时虎子走上来：“阿生，你没事吧？刚才的事情真是太诡异了！以后我可不敢倒女人的坟了，鬼知道会出现什么怪事。”旁边的张天也赞同地点了点头。

“她是个好人。”不顾旁边张天和虎子奇怪的眼神，我淡淡地说道。

“阿生，刚拿到了什么东西？”虎子问道，张天也走了过来。

“没什么，就一奇怪的珠子，看起来像是绿宝石，但是颜色又有点不对。”我把那所谓的“锁魂珠”递了过去。虎子和张天传递着看了下，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就在这时，地面又震动了一下。

“好像震动是从下面传来的，没道理这时候地震啊？”我问道。张天和虎子也茫然地摇了摇头。

“好了，快看看这棺材下面是不是有通道。”张天奔向了棺材，我也随着走了过去。用探测仪扫了扫下面，果然，棺材底有一半是空的。

我们已经忙活了一宿，估摸外面天都快亮了，没那么多时间去慢慢找开关，连忙用小型电锯把那空的棺木部分锯了下来，下面露出一条深邃的阶梯。

虎子把锯下来的那段不老木抢了过去，本来他还想多锯一点的，可是我的一句“洞口不够大”让他打消了念头。

阶梯不是很长，但是比较黑，我们打着手电，慢慢地向下走去。最多向下走了十米，前方就出现了一道门，虎子大大咧咧地走过去就推门，门刚推开，一支箭闪电般射向了虎子，“扑哧”一声，扎在了虎子的胸口。

“虎子，你怎么样？”我和张天连忙跑了过去。

“嘿嘿，我杨半仙的命大着呢！”虎子笑着从胸口拿出了一块东西，我一看，原来是那块不老木，箭头深深地陷在了木头里。

“怎么的？你小子还想靠这东西把身体调整出两块胸肌啊？”

“呵，怎么？不行啊？人家美女千年都不老呢，我就不能调整出两块肉来？”虎子笑着给了我一拳，顺手把那木头装进了背包。

门后是两条通道，一条很短，我们都能看到另一处石门；一条继续向下，也不知道还有多远，黑漆漆的，时而吹来一丝丝阴冷的风，让人觉得异常恐怖。

我们先走到那条很近的石门前，小心地打开了一条缝，向外面看了一眼，入目是一个平台，那上面的点点血迹让我立刻就知道了这是先前何老头站的那平台，看来他就是通过这条通道跑到石栈上的。

我们心里一喜，既然这是何老头来时的道路，那么就一定会有出口。大家刚斗志昂扬起来，就见一群黑色怪鸟满天扑来，我们只好立刻把石门关上，沿着另外一个阶梯走了下去。向下走了大约十米，旁边又有一扇很近的石门，应该是通向那个大溶洞底部的，刚才何丽估计就是这样来到底部的。

我们正准备去证实一下，谁知道刚走了两步，“轰隆”一声，石门突然被撞倒在地，门外冲进来一个巨大的身影，同时，一股恶臭扑面而来。

卜漏！那些怪鸟居然没能干掉它！来不及拿背上的来福了，我把从耗子那里缴来的五四

式手枪拔了出来，甩手就是一梭子弹，结果卜漏只是被打得顿了顿，然后又向我们冲了过来，后面还跟着一群黑色怪鸟。

“跑！”我转身就向另一边的通道跑去，虎子和张天也紧紧跟着。

虽然我们快，可卜漏更快！我只觉得后面的尸臭越来越近了，忙侧着身子对着卜漏又来了几枪。这时手枪已经没有子弹了，于是我边跑边解背上的来福枪，却脚底一滑，跌在了地上。卜漏向前一扑，眼看就要扑到我了，突然被“砰”的一枪打得倒退了大半步，接着“哒哒哒”一连串的火花在它身上爆出，我转头一看，果然是张天和虎子救了我。我连忙爬起来，快速地跟了上去。

好不容易跑到了何老头引我们来的入口那里，我们迅速地打开石门，钻了出去。呼吸到外面清新的空气，我顿时觉得一阵畅快，可是后面那尾随而来的咆哮声让我立刻没了心情。

我刚要跑路，张天拉住了我，“这样不行，这石门估计挡不住这白粽子，我们不能放它出来危害别人，否则可能造成瘟疫的。快把炸药给我！”

这时，那咆哮声越来越近了，眼看离洞口不远了。我回过神来，看虎子还愣在那里，连忙从他的背包里翻出了炸药，递给了张天。这时我才发现虎子的背包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刮了个大洞，不少东西都掉了出去，还好，雷管和打火机没掉。

接过炸药，张天害怕量不够，把两包炸药都点燃了，用力地扔进了通道，关上了石门，然后立刻向远处跑去，我也连忙拉着虎子跟了上去。

大约跑出去了一里路，“轰隆”一声，地动山摇，我们全都被一阵气浪吹得飞了起来，重重地掉到了地上。远处的老鹰岩那边也传来了沉闷的响声，地下都抖了抖。看来这一带的地质本身就不够稳定，我们的炸药估计影响到了地脉，搞得整个通道都坍塌了，也不知道老鹰岩里面的黑色怪鸟被消灭了没有。

这时，虎子也回过神来，映入他眼帘的首先就是那个破了个大洞的背包。虎子愣了愣神，然后发出一声惊天地泣鬼神的大叫：“啊！我的不老木！”完全没有刚才那躺在地上，随时都可能断气的样子。

看来这财迷的潜力还是蛮大的嘛，我和张天相视一笑，彼此的眼里都多了一层欣赏与信任！

“嗨，导游小姐，你能不能给我讲解下夔族的历史和文化遗产之类的啊？我对这些东西很感兴趣。”虎子缠上了游船上的美丽导游。

离开珙县已经三天了，到现在我们都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不过张天的手臂已经结疤，看来快好了。这次差点把命搭上，除了那银棺，就只得到了那宝石，我们还是不能确定我父母和杨爷爷他们的下落。

在这兵书宝剑峡也转悠了好几天了，我们问了许多游船，都说没有见过我的父母一行人，我的心莫名地焦躁起来。

导游小姐仍然礼貌地介绍着夔族的传说。虎子这时指着四周的悬棺问道：“都说夔族的悬棺是最出名的，我想知道夔人悬棺有什么传说或者讲究吗？”

导游小姐嫣然一笑：“自然有了！这岩上埋的是‘挂岩子’，当地富绅人家叫它夔儿子坟，后来专家又叫它夔人、都掌人。这一带的悬棺以前可不只这个数。”导游伸手指着一片悬崖给虎子看，“但如今很多棺木早已掉到悬崖下面去了！”

虎子惊讶了：“那夔人怎么不去找回来呢？从这么高的地方落下岂不是要粉身碎骨了？”

导游小姐笑了笑，说道：“看来先生是真的没研究过夔人的历史了，一点也不知道夔人的规矩。对夔人来说，棺材落地为吉，越早落地越好呢！夔人们在将先辈的悬棺挂上岩壁后，就成日向上天祝祷让他们的棺木早日落地，如果落地迟了，他们的心里还不安呢！”

这下不只是虎子，连我都被分散了一些心思，心中不免感慨，原来费尽力气攀上悬崖，只是为了早点落地。也许人生本来就是这样，费尽心机攀到高峰，只是为了最后这一坠。忽然，我似乎抓住了什么灵感，但是仔细想下去，却怎么也想不起来。

我连忙装作也感兴趣的样子，凑了过去，要求导游小姐再说一次。又听了一遍导游小姐的解说，我又一次感到了有一丝灵感闪现。等等！刚才导游小姐说什么？落地为吉？也就是说……我一阵风一般地冲进船舱，只留下一脸愕然的虎子和导游小姐。

没错！一定是这样的！我一边跑一边想着，自从从珙县出来后，我就一直怀疑我们的思路有问题，听耗子说，他们在明朝的将军墓也挖出了一个银棺，父母遗留的所谓悬棺资料，可能只是指的银质悬棺，而与真正的悬棺没有多大的联系，搞不好父亲笔记本最后那篇都市小说才是留给我们的线索！可我是横着看，竖着看，六字六字跳着看，甚至模仿古书从右到左看，都没能看出连贯的句子，就差没有拿火烧、拿水泼了。我怎么就没想过从下面向上面看呢！

冲进船舱，不顾张天惊讶的表情，我立刻把父亲的笔记本和笔拿了出来，从最后一个字开始，一排一排地向上看去，但仍然不是连贯的句子。那么，六个字六个字地跳着看呢？

这下终于有发现了！最后一个字是“黑”，接着隔六个字是“竹”，然后是“沟”、“死”、“亡”、“峡”，后面就是乱码了，但“黑竹沟”、“死亡峡”前面六个字已经明确地指明了父亲他们真正的目的地。这时，旁边的张天凑过头来问道：“你在瞎折腾什么啊？”

我连忙把他拽过来：“你看，这几个字！我父母他们应该去了黑竹沟！”顺着我画的圈看去，张天也立刻表示赞同，于是我们立刻把虎子也叫了进来，开始计划着向黑竹沟进发。

这时，我的电话忽然响了起来，原来是保罗·克鲁斯教授打来的。他说，他终于通过了批准，即将派遣一只专业的救援队伍前去救援我的父母，问我是否有什么线索。

我告诉他，我也正在内地，和几个伙伴一起找寻我的父母，并且告诉了他父亲笔记上的秘密。关于我们获得银棺的事情，我没有对他提起，毕竟那东西可一个值一千万呢，难保有

人不见钱眼开。

保罗·克鲁斯教授大为振奋，他们只能确定我父母是在四川出的事情，本来担心救援时间不够，这下子救援几率将会大得多。

我又详细地询问了他们的人员及装备，保罗教授告诉我，一共八个人，五名救援成员，一个研究员，一个队长，一个副队长，装备全是世界顶级救援装备。最后我们约定在乐山市会合。

挂断电话，我的嘴角不由露出一丝苦笑。两支队伍，互不信任，互不统管，真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候，我们谁听谁的？

把情况和虎子、张天一说，虎子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无奈地点头同意了，反而是张天浑不在意的样子，只是说了句：“危急时候，你们只要顾好自己就行了！”

这时天边一声雷响，昏天黑地，大雨倾盆，似乎连老天也预示着什么。

第六章 黑竹沟的传说

根据保罗教授给的联系地址，我们在一间叫做“客再来”的旅馆找到了那只救援小队。这一路上张天都沉默寡言，显得忧心忡忡的，这让我心里很不安，张天可是倒过几十次斗的人，他都显得这样忧虑，我的心也不由得揪了起来。

让我大吃一惊的是，救援队的队长居然是个女人，而且是个最多二十出头，看起来青春靓丽的大美女！

显然看出了我的疑惑，这美女嫣然一笑，说道：“你就是殷阳生弟弟吧？初次见面，以后大家多多合作！”

弟弟？什么意思？

“我爸爸以前经常提起和伯母一起考古的事情，这让我很是向往！你知道吗？我比你刚好大一个月呢！以前一直忙，也没有机会来见你，这次才算见到了。”这美女好像很高兴。

“你爸爸？请问你爸爸是……”我却更加迷糊了。

“啊，不好意思，忘了介绍，我叫胡思佳，我爸爸是胡八一，是你叔叔啊。”胡思佳眨巴了两下眼睛，显得很有点不好意思。

我恍然大悟，早就听说胡叔叔有个比我大一个月的女儿，却一直没有见过。

接着胡思佳又给我介绍了救援小队的副队长莱克·特拉其，一个鹰鼻碧眼的老外，以及另外六名队员。其中的五人要么高大健壮，要么矫捷灵巧，一看就知道是常年参加探险活动